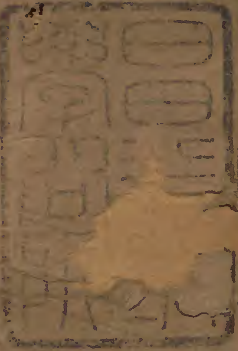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百七十五之百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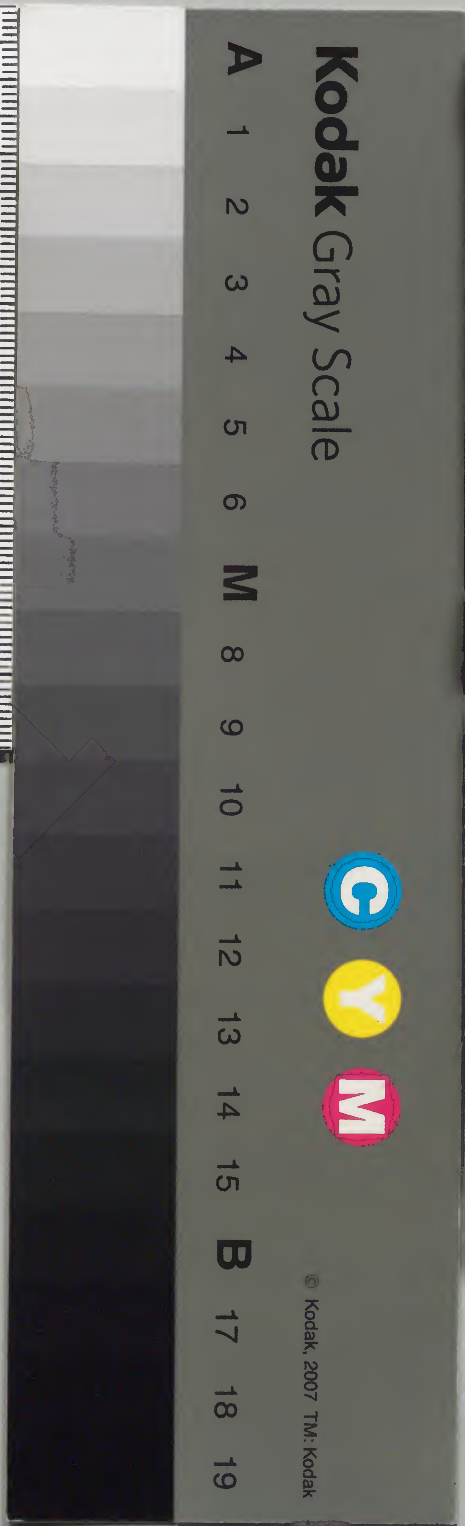


百七十八

漢書門			
一〇〇冊	一〇八架	一五六八號	類

內閣文庫			
元	二	漢	
冊	五	書	
函	六		
井	八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57)
函號	294 1



藏書印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五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較刊

經籍考 經易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日連山

言似山殷曰歸藏言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日連山伏羲歸藏黃帝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依子春說歸藏黃帝何得有帝堯及殷王事蓋子春之意伏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也

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彖辭象辭繫辭

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即十翼也

先儒說重卦及爻辭并十翼不同自魯商瞿子本

受易孔子商瞿姓以授魯橋庇子庸姓橋名庇字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

子弓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

經籍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五

崇禎四年重刊

漢書門	
二五六八	類
一〇八	函
五	架
一〇〇	冊

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
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
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
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嘗立
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
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
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承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
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
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註自
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
師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註盛
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唯載
筮不似聖人之旨唐開元中備有三易至宋唯歸藏略存而不

傳者漢募羣書多散逸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分爲三一曰田
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
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
自本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
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象文言等參卦卦爻凡以象象文言雜
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
但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何
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爲註亦用卦象相雜之
經自晉之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

西漢志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隋志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

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三十九卷

唐志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

失姓者一家李鼎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

三百二十九卷

經傳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二

崇禎二年重刊

宋三朝志一十七部二百四十卷

宋兩朝志十一部七十三卷

宋四朝志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

宋中興志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

丁寬易

本傳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
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易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
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
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玉孫授施讐孟喜梁丘
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孟喜易

本傳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許

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也耀榮也同門梁丘

賀疏通證明之疏通猶分別證也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

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宥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

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滋也師古曰

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厥父師說洪範者也而宥持

真妄為之說妄滋言其根妄滋滋也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心不云授孟喜喜為名

之名者承取其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仍亦

云實授賓也此不見信

房易傳四卷

本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

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

濕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月六十四卦為三

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各有占

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

驗房用之尤精

晁氏讀書記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者曰京氏積筭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名與古不同所謂積筭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唐志之逆刺占災異是也景迂嘗曰是書非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屬乎

所配

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

而終不脫乎本

以飛來卦之位以隱晦乃伏某宮之位

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

謂之建終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舍於中

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

乃命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魂之世五世之初

乃為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

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

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綜其用唯變所適

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易學自商瞿

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瞿牧自生者不肯仍京房曰

京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予不知當時為何說

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

房六十六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石林葉氏曰世傳京房易學據漢書傳易自商瞿至田王孫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為正孟喜從王孫學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王孫死時枕喜股膝獨傳已為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為當時所信况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易家不相同皆京氏為異黨而受梁丘賀學者亦京房顏師古謂別一人亦受學田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歷數之書又有京氏雜筭數十篇其言龐雜專主占筮兩人莫知為誰審為受延壽學者今考京房傳本以卦氣直日為說與其書不類占專知來房力犯弘恭石顯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貴於占乎易於他經孔子最所致意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高弟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

商瞿得之乎

朱子語錄曰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

又曰京房輩說數捉它那影裏才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想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極精密它只是動便筭得靜便筭不得

陳氏書錄解題曰京房易傳三卷積筭雜占條例一卷吳鬱林太守陸績註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於世者僅若此校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是景迂嘗為京氏學也用其傳為易式云或作四卷而條例居其首又有參同契律歷志見陰陽家專言占候

焦氏易林十六卷

說見占筮門

費直易

本傳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乎中頗能傳之

鄭康成易註

崇文總目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

王弼易註略例繫辭註十卷

是氏曰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輔嗣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弼之門人韓康伯註又載弼所作略例通十卷易自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田何而大興為施讐孟喜梁丘賀其後焦贛費直始顯而傳受皆不明由是分為三家漢末田焦之學微絕而費氏獨存其學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

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費氏東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王弼最後世或用鄭說則弼亦本費氏也歐陽公見此遂謂孔子古經已亡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古經何嘗亡哉

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况其所謂辭者又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

連山十卷

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

經書經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五

六

崇禎四年重刊

之經赦免死坐除名

夾深鄭氏曰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歸藏三卷

崇文總目晉太尉參軍薛正註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詳解

夾深鄭氏曰連山亡矣歸藏唐有司馬膺註十三卷今亦亡隋有薛正註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而已言占筮事其辭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往往連山所以亡者復過於此矣獨不知後之人能為此文乎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周易校商易則周商之文質可知也以商易校夏易則商夏之文質又可知也三易皆始乎八而成六十四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備也但法之所立數之所起皆不相為用連山用三十六策

歸藏四十五等周易四十九策誠以人事代謝星紀推移一

代一謝漸繁漸文又何必近耳目而信諸遠耳目而疑諸

按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之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為書亦此類耳夾深好奇獨尊信此二書與古三墳書且咎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然殊不知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與古文尚書周官六典比之當時皆晚出者也然其義禮其文辭一無可疑非二易三墳之比不謂之六經可乎故今叙二易不致遠指為夏商之書姑隨其所出之時置之漢之後唐之前云

孔穎達正義十四卷

晁氏曰唐國子祭酒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

運趙乾叶王談于志寧等同撰蘇德融趙弘智覆審序稱江
南義疏有十餘家辭尚虛誕皆不取唯王弼之學獨冠古今
以弼為本採諸說附益之

崇文總目唐太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刊定宋朝端拱初國子
司業孔維等奉詔是正其言主申王學云

陳氏曰序云十四卷館閣書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按五經
正義本唐貞觀中穎達與顏師古等授詔撰五經義贊後改
為正義博上馬嘉運駁正其失宋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
等考正增損書始布下其實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稱孔疏
耳其說專釋一家註文為正

甘棠正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撰孔穎達正義
申演其說

鼎祚周易集解十卷

吳氏曰鼎祚唐人集解經皆避唐諱又取序卦各冠逐卦之
首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
虞翻陸續于寶王肅王輔嗣姚信王真張璠向秀王凱同侯
果蜀才翟玄韓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觀孔穎達
三十餘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義所謂蜀才者人多不知按
顏之推云范長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後傳註百家唯王鄭
相沿類行於代鄭則多參大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
滯於天文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揚黃華學徒多從之
今集諸家刊輔嗣之野文輔成康之逸象以貽同好蓋宗鄭
學者也隋書經籍志所錄易類六十九部公武今所有五部
而已關朗不載于目乾鑿度自是緯書焦贛易林又屬卜筮
子夏書或云張孤偽為然則隋志所錄捨王弼書皆未得見

也獨鼎祚所集諸家之說時可見其大旨唐錄稱鼎祚書十
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夫豈後人併之邪
陳氏曰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頗此書猶見其一二
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九家者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
荀爽嘗為之集解陸氏釋文所載說卦逸象本於九家易
中與藝文志李鼎祚易宗鄭康成傳三弼
易舉正三卷

崇文總目唐蘇州司戶參軍郭景撰京世授五經得王輔嗣
韓康伯手寫易經比世所行或頗差駁故舉正其訛而著于
篇
晁氏曰京自稱家藏王韓手札周易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
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蓋以繇彖相正有關漏處可推而知託
云得王韓手札與石經耳

容齋洪氏隨筆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
註定傳授真本比較今世流行及本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
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
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
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
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
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
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
字誤作言觀註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
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貴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
作小字剛柔交錯六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註云剛柔交錯
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
坎字姤九四包承漁註二有其漁故失之也今本誤作無魚

文狀集卷百五十九

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本來反因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二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七鬯出可以守示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七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及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當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註陽已止下坎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註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互作雜字子頊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是公武所進易解多引

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巽若李氏曰京此書便經傳不相混亂殘闕復爲真全頗有益於學者然能研諸侯之慮衍侯之字成言乎良當作誠若此等京蓋未知豈二韓舊本固不免訛舛耶京開元後人故所爲書不得著錄本末亦未詳要可惜云

陸希聲易傳

崇文總目唐右拾遺陸希聲撰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四篇初龍西李阮學其說以爲上下經傳二篇思屬近妙故希聲自爲之解餘篇差顯不復爲註蓋近世之名家歟今二篇外餘篇逸

晁氏曰微旨三卷皆設問答

陳氏曰按唐志有易傳二卷中興書目作六卷別出微旨三卷今所謂解說者上下經共一冊不分卷有序言著易傳十

篇七篇以上解易義之淵微八篇以下廣易道之旁行第爲
六卷又撰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各一卷通爲十卷其上下經
蓋第一第二篇經文一句傳亦一句門人以其難曉故復爲
之解然則其全書十卷不盡傳矣家舊惟有微旨續得解說
一編始知其詳

衛元嵩元包十卷

崇文總目元嵩唐人撰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註包以坤
爲首因八純之宮以生變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外卦體
不列爻位以謂易首乾尚文包首坤尚質夏連山商歸藏周
易唐包其實一也雖欲馳騁而放言趨理近止易家之區鄙
云

陳氏曰其書以八卦爲八篇首而一世至歸魂各附其下先
坤次乾兌艮離坎巽震坤曰太陰乾曰太陽餘六子有孟仲

少之目每卦之下各爲數語意僻怪文險澀不可深曉也

張氏曰衛元嵩作元包義取于歸藏元包粗贊卦名之大指
未極人事之精義碎畧數隱世多不傳乃作元包數義二卷

以明衛元嵩之義詳見七易序

子夏易十卷

崇文總目此書篇第略依王氏決非卜子夏之文又言其近
而不篤然孝者尚異頗傳習之

晁氏曰舊題卜子夏傳唐藝文志子夏書已亡今此書約王
弼註爲之者止雜卦景迂云張孤僞作

陳氏曰按隋唐志有卜夏傳二卷殘闕陸德明李鼎祚亦時
稱引考漢志初無此書有孫坦者爲周易折緼此漢杜子夏
也未知何據使其果然何爲不見于漢志其爲依託明矣隋
唐時止二卷已殘缺今安得有十卷且其經文彖象文辭相

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世書以陸德明所引求之今傳則皆
无之豈惟非漢世書亦非隋唐所傳書矣其文辭淺理非古
人語姑存之以備一家按晁以道傳

易堂記曰古今咸謂子夏受于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
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偽矣書不傳于今今
號為子夏傳者崇文總目知其為偽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
知其為唐張弼之易也晁之言云尔張弼有王道小疏五卷
見館閣書目云唐大理評事亦不詳何時人

容齋洪氏隋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雖傳記
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它人不同矣于易則有傳于詩則
有序而毛詩之序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
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
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

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
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
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斯其證云

周易新論傳疏

崇文總目唐陰洪道撰洪道世其父顯之學雜采子夏孟喜
等十八家之說參訂其長合七十二篇於易有助云

周易物象釋疑一卷

崇文總目唐東鄉助撰取卦互體開釋言象蓋未始見康成
之學而著此書焉

陳氏曰東鄉一作東陽館閣書目又云守江陵尹東陽東鄉
皆複姓也其序言隨事義而取象若以龍敘乾以馬明坤凡
註疏未釋者標出為此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

崇文總目河南史證檢不詳何代人其書直鈔孔氏說以便講習故曰口訣

晁氏曰唐史證撰抄註疏以便講習田氏乃以為魏鄭公撰誤也

陳氏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也避諱作證字周易正義補闕略例疏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謂自謂禪頴達之闕

陳氏曰唐四門助教邢壽撰按蜀本略例有壽所註止有篇首釋略例二字文與此同餘皆不然此本亦淺近無義理姑存之

關子明易傳一卷

晁氏曰魏關朗撰元魏太和末王虬言于孝文孝文召見之

著成筮論數十篇唐趙蕤云恨書亡半隨文銓解才十一篇而已李邕鄆始著之目云王通贊易蓋宗此也

朱子語錄曰關子明易偽書也

陳氏曰唐趙蕤註然隋唐志皆不錄或云阮逸偽作

周易啓源十卷

晁氏曰蔡廣成撰李邕鄆云唐人田偉置于王昭素之下今從李說卷首德恒伯言德膚德翰四兄皆設為問對凡三十六篇

周易開玄關一卷

晁氏曰唐蘇鸚撰自序云五代祖晉官至吏部侍郎學兼天人嘗製八卦論為世所傳遭亂遺墜而漏簡尚有存者鸚乃略演其旨於此

周易流演五卷

晁氏曰唐成玄英撰錯綜六十四卦演九宮以直年月日推
國家之吉凶玄英道士也故道藏錄之或云釋仁英撰未知
孰是

周易窮微一卷

陳氏曰稱王輔嗣凡爲論五篇館閣書目有王弼易辨一卷
其論彖論象亦類略例意卽此書也又言弼著此書已亡至
晉得之王羲之承詔錄藏於秘府世莫得見未知何所據而
云

周易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撰本名玄朗以字行多援漢魏
以前諸家說蓋唐初諸書皆在也卦首註某宮某世用京房
說

周易 周易指略例 共十一卷

晁氏曰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
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璣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
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璣註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
義似石經誤而無它本訂正姑兩存焉

夾溪鄭氏曰按石經之學始於蔡邕始也秦火之後經籍尙
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馮所見更不論文字之
訛謬邕校書京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
而刻石于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柰當漢之末祚所
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趣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
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

易執一卷

晁氏曰偽蜀蒲乾貫撰專言流演其序云可以知否泰之原
察延促之數蓋數學也

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

晁氏曰昭素居酸棗太祖時嘗召令講易其書以註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已意昭素隱居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管寧比之

易證墜簡一卷

晁氏曰皇朝天禧中毗陵從事范諤昌撰其書酷類郭京鑿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匕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卦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滄浦李處約廬山許堅意者豈果有師承故程胡取之

陳氏曰其上卷如郭京舉正下卷辨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贅繫今爻辭乃可謂之繫辭又重定其次序又有註補一篇辨周孔述作與諸儒異為乾坤二傳末有四時啓刻圖一篇館閣書目止二卷又有源流圖一卷言納甲納音者即

此下卷補註序中語也世或言劉牧之學出於諤昌而諤昌之學亦出种放未知信否晁以道邵子文朱子發皆云爾

陸秉周易意學十卷

晁氏曰秉字端夫舊名東寶元間以此書奏御勅書嘉獎秉嘗通判蜀州首篇論易之名頗采參同契之說

陳氏曰其說多異先儒穿鑿無據

胡安定易傳十卷

晁氏曰此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始

於掃除略盡非特互體也

周易言象外集 古易

崇文總目皇朝王洙原叔撰洙以通經侍講天章閣乃集前世諸儒易說折衷其理依卦變為類其論以王弼傳為內故自名曰外傳

陳氏曰其序言學易於處士趙期論次舊義附以新說凡十二篇十卷

又曰古易十二卷亦去王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葉石林以為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按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後人依倣錄之耳

邵古周易解五卷

晁氏曰古字天叟雍之父也世本范陽而卒於洛其學先正

音文云

皇甫泌易解十四卷

晁氏曰泌官至尚書右丞有述聞一卷隱訣一卷補解一卷精微三卷又有紀師說辨道通為八卷

陳氏曰其學得之常山抱犢山人而蒲陽游中傳之劉彝錢藻皆為之序山人不知名蓋隱者也泌嘗守海陵治平以前

石徂徠易解五卷

晁氏曰景迂云易古文十二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孔穎達云王輔嗣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於王弼惜哉今學者曾不之知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

書

文天

十一

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家本不見此文豈介後覺其誤改之歟

陳氏曰所解止六十四解亦無大發明晁景迂言守道曰

見前今觀此解義言王弼註易欲人易見使相附近他卦皆

然惟乾不同者欲存舊本而已更無他說不知景迂何以云

爾也按宋咸補註首章頗有此意是殆誤記耳

劉長民易解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劉牧長民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曆初吳秘獻其書于朝優詔獎之田况為序又有鈎隱圖三卷皆易之數也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求叔序而其文殊不

類

陳氏曰黃黎獻為之序又為略例圖亦黎獻所序又有三衢

劉敏士刻於浙右庾司者歐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

卷與前本大同小異牧易學盛行於慶曆時

刪定易論一卷

陳氏曰直講盱江李觀泰伯撰凡六篇蓋刪劉牧易圖而存之者三焉館閣書目作六卷十九篇觀先註易論十九篇皆見集中與此自為二書當是合為十九也

宋咸易訓 易補註王劉易辨

晁氏曰咸自序云予既以補註易奏御而男億請餘義凡百餘篇端因以易訓名之蓋言不敢以傳世特教其子而已凡三卷頗論陸希聲劉牧鮮于侁得失云

陳氏曰咸嘗撰易明凡一百九十三條以正亡誤及得郭京舉正於歐陽公遂叅驗為補註十卷皇祐五年表上之別有易訓未見易辨凡二十篇為一卷劉牧之學大抵求異先儒穿鑿破碎故李宋或刪之或辨之

周易聖斷七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侁子駿撰本之王弼劉牧而時辨其非且云衆言淆亂折諸聖衷故名其篇曰聖斷陳氏曰其書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云

易意蘊凡例總論一卷

晁氏曰皇朝徐庸撰庸以春秋凡例易亦有之故著書九篇號意蘊凡例總論其學祖劉牧陸象宗云陳氏曰庸皇祐時人凡爲論九篇館閣書又有卦變解未見

圖文易論一卷

亦與前本大同小異外是學蘊卷八所誤却

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易傳明白無難者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却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耳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在

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

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然言出於聖賢之中則單辭片語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為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自夫子而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其初因講易遂借易以言理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為匪風下泉之論亦是意也晦庵所謂不看本文自成一書者是已

景曰曰朱震言願之學出於周敦頤敦頤得之穆脩亦本於陳搏與邵雍之學然攷正叔之解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于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說不同

按伊川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是朱之說以為濂溪所師本於希夷及一僧則固老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

陳氏曰伊川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唐李鼎祚集解不然

王介甫易解二十卷龔原耿南仲註易各二十卷

晁氏曰介甫三經義皆領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與龔原耿南仲註易三書偕行於場屋

東坡易傳十一卷

晁氏曰東坡自言其學出於父洵且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之也

朱子語錄曰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它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它恁地大麓踈却添得些佛老在裏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得它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著處又雜學辨曰乾上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書泰誓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混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措其辨

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橫渠易說十卷

晁氏曰其解甚略繫辭差詳

溫公易說一卷

晁氏曰雜解易義無詮次蓋未成書也

乾主歸一圖二卷

晁氏曰皇朝石汝礪撰先辨卦彖爻象之別後列數圖頗雜以釋老之說

陳氏曰嘉祐初人序取乾為生生之本萬物歸於一也有論

有圖亦頗與劉牧辨然或雜以釋老之學其所謂一者自註
云一則靈寂貞元首篇論道專以靈明靈字恐誤或當作虛無體無生
為主又曰因靈不動而生寂體豈非異端之說乎

周易義海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房審權撰集鄭玄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
明人事者為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輒加評議附之篇末
陳氏曰審權編義海凡四卷近時江都李衡彥平刪削而益
以東坡伊川漢上之說為撮要十卷若房氏百卷之書則未
見也衡乾道中由侍御史為起居郎

張弼葆光易解十卷

晁氏曰弼莆田人字舜元紹聖中章惇薦于朝賜號葆光處
士後黃裳等再薦詔以為福州司戶本州教授其學頗宗鄭
氏

邵氏曰其學多言取象

鄭揚庭周易傳十三卷

邵伯溫辨惑云沈存中筆談言江南人鄭夬字揚庭曾為一
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
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云云至乾六變生歸妹本
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
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如邵氏夫之為書皆荒唐之論獨有
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見其部員外郎秦珩論夫所
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珩云嘗遇一異人受此曆數推往古
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嘗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
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
所得聞也切惟我先生若易學微妙玄深不肖所不得知也其
傳經本末則受易於李之才挺之挺之師穆脩伯長伯長師

陳搏圖南先君之學雖有傳授而微妙變通則其所自得也
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榮陽張子望嘗從學文
皆蚤死秦珍鄭夬嘗欲從先君學先君以珍頗好任數夬志
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許珍嘗語夬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
夬力求之天悅不許天悅感疾且卒夬賂其僕於內竊得
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
作穿鑿不根嘗以變卦圖示秦珍夬竊天悅書入京師補國
子監解試策問八卦次序夬以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
優等既祭第以所著書投費公卿之門後以贓罪竄秦謂必
有天譴恐指此秦旣如夬竊書乃謂夬何處得此法又謂四
都邠某聞大略近乎自欺矣然謂得之異人蓋指希夷而言
也

晁氏曰姚嗣宗謂劉牧之學受之吳秘秘受之夬夬又作明

數明象明傳道明次例明範五篇

周易析蘊二卷

陳氏曰孫坦撰凡二卷其首言子夏辭不甚粹或取左氏傳
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嘗疑漢杜子夏之學
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始釋然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
興書目皆不著

阮逸易筌六卷

陳氏曰逸字天隱每一爻各以一古事繫之頗多牽合

易童子問三卷

陳氏曰歐陽永叔撰設爲問答其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
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

周易義類三卷

陳氏曰顧叔思撰未詳何人序言先儒論說甚衆而其旨未

聖籍

經

文獻通考卷三百七十一

六

崇禎四年重刊

嘗不同卦爻或有不同而辭意未嘗不一各立標目總而聚之

沈存中易解二卷

陳氏曰所解甚略不過數卦而於大小畜大小過獨詳

陳了翁易說一卷

陳氏曰了翁晚年所著止解六十四卦辭旨深晦

王逢易說十卷

晁氏對嘗為國子直講著易傳十卷其學宗王弼

龔原易講義十卷

陳氏曰原字深之嘉祐八年進士初以經學為王安石引用

元符後入黨籍

呂氏易章句一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其解甚略有統論數篇

呂微仲周易古經二卷

陳氏曰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繇辭彖象隨經分上下共為六卷上下繫二卷文言說卦各一卷

晁氏曰其序云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為一書王弼專治彖象

以為註乃分於卦爻之下學者於是始不見完經而文辭次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因按古文而正之凡十二篇別無

解釋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諱說之撰以諸家易及許慎說文等九

晁以道古易十二卷

十五書攷正其文字且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

為十二篇以矯費氏王弼之失謂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

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謨又嘗註古文易遂名之曰古易

陳氏曰以道之說曰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孔穎

經解

文獻通考卷二百七十一

七

崇禎四年重刊

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各附逐爻則費氏初變古之時猶若今乾坤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奈何後之儒者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散太玄測贊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遷固敘傳楊雄法言敘篇云爾卷首列名氏二十餘家文字異同則散見於諸卦云
異巖李氏曰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章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輦隅輩所論亦時采掇呂公書則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篇第則放費長公未解輔嗣未註以前舊本并十二篇爲八篇呂晁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晁以道太極傳外傳因說共八卷

陳氏曰其學本康節自言學京氏易紹聖間遇洛陽楊賢保得康節二易圖又從其子伯溫得其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傳兵火後失之晚年復爲此書又有易玄星紀譜易規二書見本集中又有傳易堂記述漢以來至本朝傳授甚詳
漢上易集傳 易圖 叢說共十五卷

晁氏曰朱震子發撰自謂其學以程頤爲宗和會邵雍張載之論合鄭玄王弼之學爲一云其書多采先儒之說以成故曰集解然頗外誤

陳氏曰漢上經筵表中具述源流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於以河圖洛書傳李溉灑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數陳天地五十五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

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等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
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
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尊尚文辭爲
非是故其於象數頗加詳焉序稱九卷蓋合說序雜卦爲一
也

朱子語錄曰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
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無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
初剛自訟二柔下來皆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揆上
去此等煩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一至兩破互體朱子發用
互體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
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
體這自那風爲天於土上有簡艮之象來互體自左氏已言
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

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梁谿易傳 外篇共十九卷

陳氏曰丞相昭武李綱伯紀撰按序內外篇凡二十三卷內
篇訓釋上下經繫辭說序雜卦并總論合十卷外篇釋象七
明變一訓辭二類占一衍數二合十有三卷今內篇闕總論
外篇闕訓辭及衍數下卷存者十卷蓋罷相遷謫時所作其
書未行於世館閣亦無之黃田鄭寅子敬從忠定之曾孫得
其藏本頃倅黃田借鄭本傳錄今攷梁谿集紹興十三年所
編其訓辭二序已云有錄無書則雖其家亦亡逸久矣豈其
有序而書實未成耶其書於辭變象占無不該貴可謂博矣

吳園易解十卷

陳氏曰秘閣脩撰鄱陽張根知常撰卷後有序論五篇雜說
泰論各一篇

先天易鈴太極寶局二卷

晁氏曰皇朝牛師德撰自云傳邵雍之學於河馬溫公其說近於術數未知其信然否

陳氏曰未詳何人蓋為邵氏之學而專乎術數者也

兼山易解二卷傳家易說十一卷

晁氏曰郭忠孝撰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頗明象數自謂得李挺之卦變論于陳子惠因亟讀有得焉靖康中持憲闕右死于難故其書散落大半

陳氏曰傳家易說十一卷冲晦處士郭雍願正撰自言其父忠孝受學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自是方覺讀易有味勝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兵興之初先人嘗學掃地念欲補續其說中心所止者艮止也潛稽易學以述舊聞用傳于家忠孝字立之名

樞密達之子自言得先天卦變於河陽陳安民子惠其書出李挺之由是頗通象數仕為永興軍路提刑死於狄難其書散逸雍隱居陝州長陽山中帥守屢薦召之不至由處士封願正先生其末提舉趙善譽言于朝遣官受所欲言得其傳家兵學六卷以進時淳熙丙午也

王湜易學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湜同州人早潛心於康節之學其序曰康節有云理有未見不可強求使通故愚於觀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以先生之言自慎不敢輕其去取故也

河圖解二卷

晁氏曰皇朝康平撰凡五十二篇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經籍

文獻通考卷二百七十六

十

崇禎二年重刊

李潛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是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真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南軒張子曰嗚呼此真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於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其學二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寇莊周之徒歟雖然槩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

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真體又曰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予則以為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真實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足下盤旋予則以為學易者須於周孔脚足下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槩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牽於文義鑿於私意有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曲破體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求詣即及麻衣易因復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夫敬夫已下世時當塗

守李侍郎壽翁雅好此書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
爲此書亦吾所願見幸爲津致之戴不久即死而壽翁亦得
請西歸矣麻衣易是戴師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
其人也昨親見之其稱此易以爲得之隱者問之不肯明言
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
衣易說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
自作也

陳氏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
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主簿戴師愈撰
乃不啻啻底禪不啻啻底修養法不啻啻底時日法王炎曰
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
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托名麻衣耳以撲錢背
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爲陽水以澤爲陰

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於
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耶然此二語亦
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本無語李名
椿

易正誤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但稱其名曰敬又稱元祐以來云云則
近世人也據序爲書二篇曰正誤曰脫簡曰句讀今所存惟
正誤一篇大抵增益郭范之說故并附二書冊後

周易外義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載於三朝史志則其來亦久矣大抵於
易中所言及於制度名物者皆詳註之於易之本旨無所發
明故曰外義

廣州易學二十四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平董道彥達撰
周易窺餘十五卷

陳氏曰資政殿學士全華鄭亨仲撰篆取象義不歸死地二
卦獨自毛卦始剛中嘗得罪秦檜豈其於乾坤之義有所
耶

鄭東鄉易卦疑難圖二十五卷

自序富沙丘先生告某曰易盡在畫中當求諸畫中始得其
理若易之用則畫有所不盡於是畫一卦置之座則六十四
卦周而復始積日累月幾五年而後有所入醫卜筮曆之書
黃老丹竈之說經傳子史凡與易相涉者皆博觀之不泥其
文字而一採其意旨以求於吾之卦畫則始之六十四卦皆
一理也一理皆本於吾之一心心外則無理理外則無心心
理渾融與象數體用冥而為一言乎天地之大蚊蠅之細皆
不出於吾之心內焉聖人豈欺我哉

陳氏曰其書以六十四卦為圖外及六位皇極先天卦氣等
圖各附一論說末有繫辭解自言其學出於富沙丘先生以
為易理皆在於畫中於是日畫一卦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
入沙隨程迥可久曰丘程字憲古嘗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
中又曰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在畫中其學傳之東卿
云末嘉新刊本作二冊不分卷無繫辭解東卿三山人字少
梅

張汝明易索十三卷

陳氏曰汝明字舜文撰上下經六卷外觀象三觀變玩辭玩
占叢說各一汝明元祐壬申進士大觀初為御史省郎游酢

定夫誌其墓

凌公爾易解義十卷

陳氏曰其書十卷善解析文義頗簡潔有所發明館閣書目有集解六卷稱朝奉大夫凌唐佐撰亦不著本末豈即其人耶

沈該周易小傳六卷

陳氏曰釋六爻兼論變卦多本春秋左氏傳占法卦為一論又有繫辭補註十餘則附之卷末

昭德易故訓傳十八卷

陳氏曰晁公武子正撰博採古今諸家附以已聞又攷載籍行事以明諸爻之變其文義音讀之異者別之逐條曰同異考乾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畧於象數讀易老人解說十卷

陳氏曰叅政李光泰發撰光忤秦檜謫海外為此書李嘗受學於劉元成

易傳拾遺十卷

陳氏曰敷文閣直學士胡銓邦衡撰銓謫新州作此書大槩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於易傳之外李泰發為之序其曰拾遺謙辭也

消遙公易解八卷疑問二卷

陳氏曰直學士院李椿年仲求撰其門人鄱陽吳說之景傳所述胡邦衡為作序疑問者說之所錄其問答之語也

晦庵易傳易本義易學啓蒙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啓蒙一卷

朱子語錄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人處不得如某之說雖蘊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來有許多道理

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要說道
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者聖人
之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所以說易只
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
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
變不必更下註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
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見但後來要
重整類過未及不知解者能如此本意否又曰某作本義欲
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
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
是占得大畜卦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
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
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 某之

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
某只就語脉中略牽過這意思近得趙下欽書云語孟說極
詳易說大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暗了一路明若能去
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者不得詳說也上經猶可曉
易解下經多有不可解難曉處不知是某看到未稍懶了解
不得為復是難解又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沒
理會

陳氏曰晦庵初為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經為本義
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大略兼義理占
象而言卷之目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者筮考變占凡四篇
周易變體十六卷

陳氏曰吏部郎中都察聖與撰用蔡壘言乾六爻之例專論
之卦為主

繫辭精義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伯恭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
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

大易粹言十卷

陳氏曰知舒州會種獻之集二程張游酢楊時外及二郭之
學為一書種嘗受學於郭白雲

呂伯恭古易及音訓共十四卷

陳氏曰伯恭所定篇次與呂微仲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辛叟
筆受晦庵刻之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所
著本義據此本也

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

陳氏曰仁傑所錄以爻為繫辭今之繫辭為說卦其言十翼
謂彖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

為十二篇按漢世傳易者施孟梁丘京費費最晚出不得立
於學官其學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解上下經自劉向校
中古文易經諸家或脫無咎悔亡惟費氏與古文同東京名
儒馬鄭皆傳之其後諸家皆廢而費學孤行以至于今其合
彖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
古文本經甚至干今世考官命題或連彖象爻辭為一對大
義者志得而已往往穿鑿附會而經旨破碎極矣凡此諸家
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而於傳之中彖
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文之舊均有補於學者宜並存
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是吳氏書篇末今古文參用視諸
本為無據云又有程迥可久古易考十二篇見後

程大昌易原十卷

陳氏曰首論天地五十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

同以此為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已見出先儒之外

李薌臣隆山易本傳三十三卷

陳氏曰其自序以為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因畫論心以中為用如捨本卦而論它卦及某卦從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洪景盧為之序

沙隨易章十卷 外編一卷 占法一卷 古易考一卷

陳氏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山法雜記占事尤詳迥嘗從喻樗子才學登科仕至邑宰及與前輩名公交游多所見聞故其論頗有源流根據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

楊誠齋易傳二十卷

序入曰其序以為易者聖人通變之書惟中為能中天下之不正惟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又言古未

有字八卦之畫即字也

林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朱子語錄曰林黃中以互體為四象八卦 林侍郎來言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個陰陽奇偶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巳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巳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巳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巳先有八卦矣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也先生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母外

陳氏曰黃中淳熙中表進其書末卷為六十四卦立成圖言
聖人以八卦重為六十四未聞以復姤泰否臨遯變為六十
四也以辨邵堯夫朱子發之說其與朱侍講遺言以論易不
合為朱公所闢也

數學一卷

陳氏曰雜錄象數諸圖說不知何人所錄

趙善譽易說二卷

陳氏曰善譽為潼川漕進易說每卦為論一篇

何萬易辨三卷淵源錄三卷

陳氏曰萬為辨三十三篇大抵多與先儒異淵源錄者蓋其
易解未成書僅有乾坤二

中知漳州

戴溪易總說二卷

陳氏曰每卦為一篇溪嘉定初為東宮端尹作此以授景獻
項安世周易玩辭十六卷

陳氏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論居江陵杜門潛心不出諸
書皆有論說而易為全書其自序以為讀程易三十年此書
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世之君子以易傳之理
觀吾書則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傳之文觀吾
書則恐有西河疑女之誚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略象數而
此書未嘗偏廢程氏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爻象尤貫通
蓋亦徧攷諸家斷以已意精而博矣

林至易禪傳二卷外篇一卷

陳氏曰至撰凡三篇曰法象本之太極曰極數本之天地之
數曰觀變本之撰著十八變外篇則曰反對世應互體納甲
卦氣之類凡八條

經籍

經

文法通考卷一百七十六

七

崇禎四年重刊

述釋葉氏易說一卷

陳氏曰葉正則為習學記言易居其首門人建安袁聘儒述而釋焉聘儒紹熙進士

王炎易筆記 總說共九卷

陳氏曰炎嘗以上下經解表進作十卷今但六卷并繫辭二卷為八闕說卦於象數頗有發明

鄭汝諧易翼傳二卷

陳氏曰翼云者所以為程傳之輔也大抵以程傳為主而附以已見之異然汝諧立朝多為善類所不可至互相排擊仕至吏部侍郎

趙南塘易說三卷

陳氏曰專辨十翼非夫子作其說多自得之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七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頌亂剪截淨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之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顏師古曰家語云孔勝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大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

經籍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崇禎三年重刊

命宅姑 十二篇今亡 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

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
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照然義見官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
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
所作至劉歆班固
始以為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
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
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恭
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
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
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
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
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

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
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
二十五篇其祭誓與河内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
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
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
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
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
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焉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
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
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
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
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垂疑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
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

經籍志卷之六

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
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
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
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
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出作九工九篇
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
原命武成旅獒囹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
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
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
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
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

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

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

奏上其書而施行馬

漢書所引秦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
云立功立事惟以承年疑即武帝之世
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
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諸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
所偽作者也

九峰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

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

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

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

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

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

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

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

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懋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

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肯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具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

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釋字其乖悟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木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瀝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七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不計錄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人司農鄭玄註伏生本秦博

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授援經而申證云

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

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

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

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二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刻闕合更求完善本

年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為博士遷河南太守註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年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詳見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煩今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

以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詳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為孔學

矣穎達又云王肅誣書如以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
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
載之蓋自大保鄭冲授蘇愉論授梁柳授魏曹曹授梅賾
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
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
篇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
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共王毀孔
子宅所得也孔安國爲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官故
漢儒雖楊雄之徒多未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而已楊雄法言稱酒誥之篇俄亡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者也
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及敘皆與孔氏本
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
氏三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
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
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
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與廉舉孝有司奏議曰
夫附上罔下者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
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
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
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
疑之今不復可攷

朱子語錄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
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
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
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
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
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
難是爲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它先漢文章重厚
有力量它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
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晁氏曰穎達因梁費昶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
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

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
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
文志云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庸隋德素
王士雄趙宏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
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爲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穎達往往不
同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
安國所註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江
左學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昶
顧彪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
就而刪焉註復微稍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
未爲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經音釋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七

九

崇禎三年重刊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
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岐異令鄂刪定其
文改從穎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著是也可證馬鄭
非見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肅註頗類孔氏
故取王註從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
至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
更有濟哲文明止乃命以位總二十八字

石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僞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書亦闕民字之
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又
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
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爲本故
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
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
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
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
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夾漈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
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
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爲之註亦不廢古文
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
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
古書於理無碍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

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攷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攷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攷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與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攷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

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值於漢者為科斗書傳於唐者為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自孔壁之後又復晦跡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穎達正義為本小加己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案其書略序衆篇六首

尚書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顧臨蔣之奇魏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宋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為一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張晦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為房州參軍著論
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二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
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
法邪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泰誓意
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晁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斤末以歸本三圖一以指歆向之
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晁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為非禮蘇氏之
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頒是書于學官用以取士或少
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
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
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太學
頒焉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
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
雱惠卿弟升卿為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
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
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

更喪亂乃已

朱子語錄曰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彊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案鑿它却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却須要盡解王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為蔽而思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

陳氏曰其於亂征以為義和或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世以釋衰服冕為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稷王初無憤耻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善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朱子語錄云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東坡書解却好它看得文勢好

書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三墳書一卷

晁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楚書

書義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一

三

朱

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養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
誕不經蓋偽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華之言蓋
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
示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
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偽明甚人
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是公武云張商英偽撰以比李峯陰

等經

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為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為何
語其妄可知也

夾祭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
三曰形墳八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
亦本山墳而作易三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

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
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
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
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為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
始出於唐州北陽之民家世疑偽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
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為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
况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
代亦不為異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
杳不知其為何語矣况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
忽出於元豐間其為謬妄可知矣添好奇而尊信之過
矣又况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
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

墳氣墳形墳而以為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顏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為王氏學長於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群書彊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為精耳

中興藝文傳曰其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為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

書禪傳十三卷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詰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裨

書辨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謬四闕疑一

書

卷一百七十七

七

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理學為

陳博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耻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延以詳博文意灑

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別篇為一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為舊傳失實皆辨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抵牾然要為卓然不詭隨傳註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庾史書後曰尚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東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

曰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爲書也然聽之有浸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容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略得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爲之說先之秦晉賈誼者欲自其流而上溯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始欲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攷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其本末義不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于卷末

陳氏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朱子語錄曰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說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晦菴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菴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書晦菴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爲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它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菴所錄分經與序仍爲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峰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沉自受讀以

來沉潛其義參攷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與旨乃述
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
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
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不復識別云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參政張綱彥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
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爲屈紹興末預政此書爲學官時所作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
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
它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
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
取

朱子語錄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黃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國江淮著述不輟時
得新意往往晝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

袁燮索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呂氏讀詩記集諸
說或述已意于後當是索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黃倫彞卿編次或善坊所託

梅教授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三冊不分卷右未詳何人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僕元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順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書說三卷

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掇擊舐排則似過甚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八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

經籍經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崇禎三年重刊

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

又曰刪去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刪其字如唐棟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棟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綱文之著也此國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節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漢書師古註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

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眾所宗此無它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

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鷓鴣也與金滕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造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于夏可乎唐人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概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止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

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

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卽二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象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况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

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
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
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
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
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微學毛詩於
謝曼卿至顯宗今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
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略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
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
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之采之則可以知訓
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
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為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
為國史皆無明文可攷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
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

一篇毛公始分以真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
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
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
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公襲云云
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
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
讀者亦宜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
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為
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
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
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
則以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
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

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論邨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

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太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攷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子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

而刺今是。以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若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又論桑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倚嗟之屬是也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

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唯無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間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

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因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堯淫之曲而可以彊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

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贊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贊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美有反復誅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一言以蔽之曰爲

其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有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興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

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鴉羽陸渚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音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因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本者

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魯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芣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說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不說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文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五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事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檇芳校重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

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若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如靜女木以爲下諸篇是也文公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淫險薄有害於淫榮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誘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况變風交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爲愛君愛國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誦誦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後自作詩以贊於誦上矣反得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

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
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
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治之
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
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
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為之訓釋使後
學誦其文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
並讀而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
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
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閱惜
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
至不才也今不與之語若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

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
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
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
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
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
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
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
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
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
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
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
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
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
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
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
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對
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
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
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
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
以辭害意之過也而况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
今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
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決志而况以鋪張揄揚
之辭而序淫佚流盪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

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
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
鄰乎邪也使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
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如清廟臣
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于作詩之本
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
知序者之說則雖詩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
奔漆洧之刺亂之類是也
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芣為懼諫不
刺季校廢風不以揚之水為閨瓦而俱指為淫奔諱浪要約
贈答之辭是也且女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无
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
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
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
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于鄭衛蓋深絕其声于樂以為法而

嚴立其辭于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庭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于何等之鬼神用之于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于情性之正耳至于彼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盖有不可曉者夫閔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則知詩意

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彊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鷄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蕩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攬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誚詆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

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談可也况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真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非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頂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

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此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日成而已晚年沈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為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鷓鴣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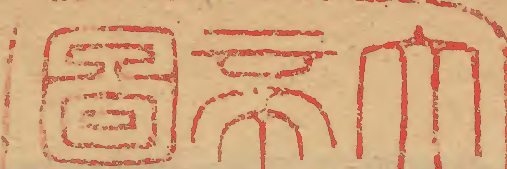
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賔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乎抑柏舟毛獨不可信乎抑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是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

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諫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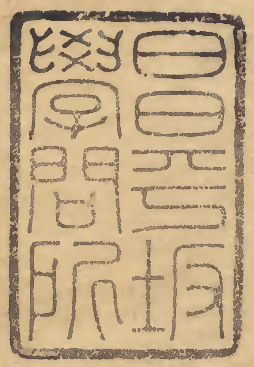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大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

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
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
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
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
可攷者也其載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
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
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
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
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
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
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
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

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
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
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
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蓼葭之類是也於
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
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
知者雖詞意流佚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
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
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局
局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
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
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
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枹焚餘



殘脫之經俛俛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
 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
 為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
 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
 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
 作詩之初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
 為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警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
 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恐非聖
 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
 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
 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
 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
 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玩
 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五
 百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
 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擴述而不作多聞缺疑之言
 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八終

寬政戊午

天璽圖考卷之十一 百六十八號



以即此子無益之意且身古亦之大不可無也
愚所以未相若以燕然結對蘇至而不和也備廷廷之言
百篇之首亦音通口而對之且子及塔不無亦以言其也
此夫以夫子之至獻不音環項能整結之百音音與之天

